

# 龙年说龙

□陈华

癸卯岁方除，辰龙元日臻。随着活泼可爱的兔子渐行渐远，农历龙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兔年的大事不少，世界纷繁变幻，中国风景独好。随着龙年的到来，走过65个峥嵘岁月的华电也必将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岁月。

说起龙这种似幻似真的神话动物，我们眼前马上便会浮现出“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的上古瑞兽，更神奇的是，作为鳞虫之长的神龙，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能上能下，能入能出，能翻江倒海，能兴云布雨，对于农耕文明为主的华夏人来说，简直是须臾不可或缺之吉祥生物。

龙之所以出现，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的。

最初的中国龙诞生于何时已不可考。目前发现最早的龙形图案来自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兴隆洼文化因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敖汉旗紧邻辽宁，查海遗址就在辽宁阜新）的龙形石堆和龙纹陶片，其中的龙形石堆长约19.7米，由红褐色石块堆砌，与北斗七星走向一致。可见龙的形成与古代的天文有一定的联系。事实上，古人观测天象，把天球赤道和黄道一带的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宿，每七宿为一组，其中位于东方的正是所谓苍（青）龙七宿，与后世不同的是，兴隆洼文化时期的龙是猪首龙，其头由野猪头骨堆成。这点在随后发现的距今7000年前的赵宝沟遗址（同样位于内蒙古敖汉旗）中的四灵陶尊上，也得到了证实。

而在6000年前的仰韶遗址中，清晰地出现了蚌壳堆出的龙虎形态。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的龙身体不算太长，带有明显的蛇形身体及比较发达的四肢，肢端有爪，还有明显的尾巴。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遗址中，龙的头部形态日渐明晰，红山玉龙的龙嘴同样具有猪的明显特征，只是猪耳朵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背鬃或角的形态。在与之天悬地隔的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却出现了羊龙的不同形态。仿佛是为了呼应三星堆文化遗址，在4800年前的良渚梅里遗址中，考古发现的玉龙首璜也是羊头龙（也许后世的龙角形象最早应出自羊角，而非鹿角）。不得不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可谓多元一体，在其最初的演进过程中不免各因地利，各有所宗。

在距今3800年前的二里头（在今河南偃师）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著名的国宝绿松石镶嵌玉龙，又称“中国龙”。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故此这条绿松石龙备受瞩目，一直被视作龙图腾的始祖。同样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另一件绿松石铜牌则再现了当时龙的原貌。此龙长有胡子，带角，脸型有点像犬科动物。

不论龙头像猪，像羊，乃至像犬，却都离不开龙身像蛇。这应与“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的说法有关，作为创制文明的中华始祖，伏羲、女娲独有的首蛇身文化符号必然会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华夏文化的正朔，中原地区的龙经过上古时期列圣先贤的不断推广，再杂糅其他周边部落的图腾形

象，经过长期的融合沉淀，最终汇聚成我们今天常见的龙形象。古人所谓黄帝在位时“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的记述，其实反映的正是不同图腾的部落共同聚合在华夏族的旗帜下，共生共荣的漫长过程。

由于篇幅关系，笔者对于后世龙的演进历程就不再一一赘述了。笔者只想说，龙的形象在五千年的中华历史中，始终不停地变化，直到清朝才最终定型。清朝将龙的形象绣在旗帜上，飘扬的龙旗曾是华夏的象征。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高举龙旗不屈抗争，写下过不少可歌可泣的诗篇。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龙也不再是帝王的独家专属，真正成为炎黄子孙的精神图腾。

今天人们研究上古时期龙的原型，曾有过不少推测。有人说龙其实是鳄鱼的身，由于上古时期气候湿润多雨，河湖纵横，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带亦有大量鳄鱼生存。商代诸侯鄂国（在今山西乡宁）便是以捕鳄鱼为生，且以鳄鱼为图腾，这也是鄂国国名的由来。鄂国一度势力膨胀，其首领鄂侯与九侯、西伯昌（周文王姬昌）并为商朝三公重臣。西周时，鄂国受到崛起于山西的晋国逼迫，南迁湖北，再度称雄一方。今天湖北的简称鄂正是根源于此。因为先民在生产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与长寿、顽强、勇猛、兼具极强攻击和防守能力的鳄鱼为伍，才会对其产生崇拜，进而将其异化成上古神兽。至于“龙”字的发音，最大可能是先民出于对天上打雷的敬畏，因为雷声隆隆，所以才拟音为“隆”。这是

后世雷神总爱以龙的形象现身，进而与行云布雨、润泽万物融为一体的原因，也是先民在创制文字时“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生存智慧的体现。

如果从“龙”字的字形来看，今天的龙已全然没了最初的形象。最初的“龙”其实是个象形字，在甲骨文中，“龙”字为兽头蛇身之状，头顶一个表示刀状器的“辛”字符号，这个辛字有被驱使的意思，表示龙可能是一种强大力量所驱使。什么力量能够驱使万能的龙呢？在古人心中，只有昊天这个最高的神灵。龙受上天指派，为入间行云布雨、驱除妖怪，保人间幸福安康、龙马精神。有意思的是，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恰恰就有一条上天入地战无不胜的应龙，受命辅助大禹成就了万世功业。

具备风雨雷电那样的力量和山川河岳那样的雄姿，又能像鱼一样在水中游戏，像鸟一样在天空翱翔的龙，却不恃强凌弱，而是任劳任怨地为农耕社会的风调雨顺服务，也因此赢得了后世百姓的尊崇。人们争相将各种美好的愿望加诸在龙的身上，龙的形象才会日臻完美，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华图腾。

如此神异的龙，身上哪里最为关键呢？南梁时期，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叫张僧繇，他画的龙惟妙惟肖，令人叫绝。有一次，他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城中的安乐寺内画了四条龙，但都没有画眼睛，大家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画眼睛呢？张答：“这些龙要是点上眼睛，就会飞走的！”大家不信，硬逼着他给其中的两条龙

点睛。果然，不一会儿，电闪雷鸣，墙壁炸裂，两条点睛的龙破壁而出，直上青天。这个“画龙点睛”的故事，说明龙睛对龙至关重要。不过，在龙身上，似乎在龙额下或龙口中的龙珠（夜明珠）更为重要，正如庄子所言“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故此后世便有“探骊得珠”的成语，亦由此衍生出“二龙戏珠”的图案被广泛应用。

千百年来，无论是史书记载还是民间传说，中国人都将龙视为与麒麟、凤凰、神龟并驾齐驱的灵兽。有关龙的图案在古建筑、青铜器、玉器、食具、丝织品、绘画、装饰物中屡见不鲜。外国人也据此称中国就是一条东方巨龙。

对于这种神奇动物，我们自然不可能在动物园中看到，只能从《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中寻见一鳞半爪。小说里的东海龙王敖广、南海龙王敖钦、西海龙王敖闰、北海龙王敖顺不仅有名有姓地被人格化了，而且分司着为人间兴云布雨的重任，芸芸众生对他们的降临如“大旱之望云霓”，每逢旱魃为虐之际便会准备各种祭品跪求龙王爷普降甘霖。在农历节日中，也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便是因为农历二月初二，恰逢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春耕播种时节，此时的作物生长发育离不开雨水滋润，所谓“春雨贵如油”说的正是此时。为了风调雨顺，老百姓便将将对丰收的祈愿放在神龙身上。

2012年是龙年，在中国邮政发行的龙年邮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五彩蛟龙身躯盘卷，龙头正对，目光

如炬，五爪张开，神采飞扬，动感十足。那炫丽的色彩、优美的造型、饱满的躯干，象征着华夏大地处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象征着祖国如舞动的巨龙一样正一飞冲天。

进入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科技社会，人们早已离开了“靠天吃饭”的日子，但对龙的崇拜却已印在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基因里。在我们的语言中，关于龙的成语大都寓意吉祥、令人振奋。如龙凤呈祥、龙腾虎跃、生龙活虎、卧虎藏龙、龙凤呈祥、龙马精神、龙蟠虎踞、龙骧虎步、龙吟虎啸等等。而中国人“望子成龙”心切，在给孩子取名时也常常会带上个“龙”字，如成龙、马龙、费俊龙、富大龙等。当然，今天人们要想看到龙，除了影视剧外，就是在各种古迹中去一探究竟。如果要想看到“活”龙，则要在逢年过节的舞龙灯表演、赛龙舟竞赛中，才能看到变化万端的龙、激流勇进的龙，那一刻真的让人心旌摇曳、激情澎湃。

曾记否，张明敏先生一曲《龙的传人》：“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唱遍大江南北，唱响海峡两岸，唱得华夏子孙万众一心，唱得中华儿女意气风发。时隔多年，那种刻在龙的传人骨子里的音乐仍然令人动容。

今天，我们仍要一如既往地传承龙的精神与气概，在向民族复兴大业昂首前进的新征途上，龙举云兴，飞龙在天。在学校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中，我们同样要同心戮力，争取早日跨越龙门，化龙腾飞。

## 半日白雪

□季鑫

毛茸茸的雪自空，飒飒飘，得晓初雪，慌着衣物便下楼与之相见。偶遇佳人，携手为伴。

步入星灯下，乐音缓缓远来，打雪仗、堆雪人、绘雪画……方下半个时辰，路途上已满似茵茵丛丛。一步一脚印，一抬一落花，洋洋洒洒，风过，齐舞，欢愉之奋，未有紧衣意。

草上已浅浅地积了一层雪，用来作画最为合适，我蹲了下去，开始我的大作。一番手脚并用后，我心满意足地站起来并按下了快门，手指冻得直呼呼。此时环顾周围，突然察觉灯光下的雪景别具一格，拉着同学至其下，对光，聚焦，一气呵成。电车的坐垫上也积了一层雪，任手指漫游，一个猫猫头像跃然于上。赏尽大好雪光，便回宿舍内眠了。雪啊，悠悠悠然地，飘进我的乡……

故里的冬季，是一块红薯形状的同时也是粘粘的。还记得家门口的那个路口，那辆小推车。记忆中，我的生日总是伴随着家乡的第一场雪，每次过生日时，总会跑下楼和姐姐们打雪仗，三个人共用一双皮手套，关系好不铁。现在，我们三个人见面的机会，基本也只有寒暑假了。书上总是说，年龄越大，离家也会越来越远，小时候总是不以为意，可随着年龄和学历的增加，从每天都回家一趟，到每周回家一趟，一个月回家一趟……半年回家一趟。家乡前段时间也下雪了，母亲发来的视频中她正和妹妹一起堆雪人，笑容都绽放在脸上，我看了看，却没有回复，心里不知道是个什么味，可能是思归，或许也有“嫉妒”吧。

另日闲步于校园内，阵阵北风吹得我这个南方人不知所措。摸了摸脸颊，复又想起幼时的那段时光。南方素有秋冬擦香的习惯，不然脸颊在寒风中会愈发刺痛，小时候的冬天，因为父母工作较忙，我还小，每天中午起床后，都是姑姑给我洗脸擦香。后来，我长大了，姑姑也嫁人了。这份情愫，也就渐渐沉寂在了我的心底……

旧时景，故梦陆离；眼前色，惜之方时。就像泰戈尔诗中所言：“有一个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昨日就让它过去吧，明天仍然可期！抓住眼前的美好，细品目下的雪景，才是我现在应该做的。漫天白雪，正徐徐洒洒……

## 日照金山

□黄雷

像每个第一次见到雪的南方人一样，当故事里、画册里司空见惯的唯美意象真正落在眼前时，恨不得一步三个镜头将相差无几的景色全都一刻记录下来，冻得鼻尖通红，仍兴味盎然地发给所有人。北方的朋友特别包容异乡人的短浅见识，待我兴奋过后才淡淡地回复，这不就是水的另一种形态么。

之后几天，雪越下越厚，雪地上人车来往的泥泞脚印也频频昭示着这不是什么唯美的景点，和雨雾霜冻一样，只是再平常不过的景象。初见雪的新鲜劲也慢慢冷却在寒风里，在异乡曼妙的盼头空了一个，一如过往所有新鲜劲消散后，只能感叹一声尘缘纤细。在一次次亲历中染上倦于寻找的惰性。

于是渴望，假使情绪感受都能恒

定在热忱的状态中，生命会不会更轻松得多呢？不会因为尝了太多次就对喜欢了两个月的甜品发腻，不会因为翻开了太多遍就开始觉得喜欢的小说不再惊艳，不会因为交往太多就觉得话干了。喜欢的东西换了一茬又一茬，永远在路上，又好像一直少了点恒定的心安。假设不论多少次相遇都依然惊喜，也免于不断寻觅之苦。激情是初见带来的红利，初见热忱之后的延续才开始需要人的努力，需要费力地经营。

免于经营而恒定的心安是什么面孔呢？过去的三年让所有人对“无常”有了更清晰具体的感受，愈是“无常”，愈发“生怕”，愈发对恒定具有渴望。倘若世海浮沉我自淡然不动，倘若爱憎只纯粹而恒定……我却毛骨悚然了。恐怖片常常刻画一种面孔，

始终微笑着的笑脸娃娃，任世海浮沉，表情岿然不动，爱憎纯粹而恒定。这样的东西不需要动用情绪去处理去应对“无常”或者人性与生俱来的喜新厌旧，更遑论去“生怕”了。

这种与生俱来的情绪如何能解呢？像薄雾消散之后，继而见日照金山，太阳把光辉借予雪山，凛冽霜寒下的皴裂还没愈合，便许愿来年顺遂。“生怕”不会远去，不会被恒久地解决，但可以被新的美好稀释。世事纵然无常，又不过一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假如被无法恒定的不确定裹挟，就推门出去吧。去前往，去亲历，去注目，去感受，去触达，去有风的地方，去拥抱灿烂和美丽，而非紧张地捆绑在所谓恒定的角落，不见日照金山。

## 雪落冬祺

□石明鹭

再后来，上了初中，学业压力没有那么大，但还是喜欢玩。小雪怡情，大雪会有雪体。那时的自己还很难懂，喜欢淋雪，喜欢异想天开，喜欢去做很多类似于乌托邦一样的理想世界。刚刚步入青春，一些不被父母理解的小委屈在雪中渐渐融化，化作雪水，化作雨水，滋润着青春期的土壤，开花，结果。

再来呢，上了高中，周围都是努力的身影，依稀记得有一次雪体，雪体过后便是一次考试，也确实有身体的原因，但休息期间自制力很差，导致了成绩的下滑。高三主校区的教学楼周围是居民区，当时租的房子在学校后面，回去的路要经过一个大坡。曾经还与同伴讨论过，是不是冬

天的时候可以直接坐在坡顶滑下去，真正到了冬天却发现会有好心的居民和家长一起，做足了防滑的工作。那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高三当“国宝”保护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日出日落，忙忙碌碌，咖啡提神，试图融化，静待花开，最终在六月收获了属于我自己的无尽夏。

盼着盼着，保定的大雪也来了，大片大片的，铺天盖地的。透过雪，好似看见了远在记忆中那个无忧无虑淋雪玩雪的自己，又好似看见了远在家里的父母长辈，淡淡的思乡愁绪涌上心头。抬起头向前探去，雪还在下，在灯下形成了维状的动画，翩翩起舞。落笔为雪，执念冬安。那么，观雪落，祝冬祺。



瑞雪迎祥

童勤俊 摄

## 祝福新年

□吉逸

零点的钟声响彻天涯  
新年的脚步准点到达  
烟花辞去难忘的岁月  
爆竹迎来崭新的年华

一生幸福 三阳开泰  
四季平安 五福临门  
六六大顺 九九同心  
十全十美 吉祥如意  
一句句恭贺送到万户千家  
这是盛世的新年  
福满中华

欢庆的锣鼓振奋亿万家  
脚步铿锵大步奔跨  
沿着二十大的指引  
在神州大地上扬鞭策马  
欢乐的节日没有时差  
美好的心愿尽情表达

美酒唱出团圆的喜悦  
饺子包进自豪的华夏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展现东风大和谐规划  
十四亿音符谱成新曲  
五千年大美文化  
织就灿烂朝霞

这是腾飞的华夏  
正昂首向前进发  
欢快的秧歌扭出幸福的步伐  
舞步轻盈尽情潇洒  
举世瞩目且看今朝  
共同创造美丽东方最新的神话

## 冬雪花开

□赵俐爽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冬踩着一年的末尾来临，不同于春日的万物复苏、夏日的艳阳高照、秋日的秋高气爽，冬日万物似乎进入倦怠期，如同一位白发的老人一般拖着蹒跚的步子走在黄昏落日的末尾，口中吟着那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背后是花谢草凋零，光秃的树枝和北风的凛冽。一瞬间萧瑟感扑面而来，让人窒息的寒与孤寂。老人还在走着，却被世界调成了0.8倍速，时针分针秒针也在按照既定的轨迹转动着，一切都在运行着，百无聊赖地运行着。

冬就在这样的节奏里慢慢度过属于自己的季节，直到我们抬头看见了漫天飞雪，“白雪纷纷何所似？”“撒盐空中差可拟”却敌不过谢道韞的那句“未若柳絮因风起”。自此对于雪的想象便是词中的柳絮纷飞。

可当你真正看到纷纷扬扬的大雪时，又突然感受到了古人诗词千篇不如雪花一片之感。眼前的雪，并非谢道韞口中的盐粒，亦非谢道韞描绘的柳絮。那是雪，是真正的雪，是为冬日带来生机的雪。

冬日的寒让街道变得空旷了许多，也算是冷清了许多，零零散散的行人被裹在笨重的外套里，慢慢地移动着，随口呼出的热气与冷空气碰撞，迅速冷凝，使人有吞云吐雾的感觉。而冬日的雪却又让街道

热闹了起来，人们对于雪的执着是在听到了窗外的北风呼啸后，奔向了雪花飘飘便毅然决然披上绒衣奔赴银白的盛宴。去看一眼毛泽东口中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去感受岑参笔下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北国的风光里，我尽情地感受着银装素裹的妖娆。

路灯下，昏黄的灯光，纷飞的白雪具象化了起来，飘飘而至，纷纷而起，从袖子中伸出的手，在冷空气中被冻得通红，却又不舍缩回舒适圈，雪落至掌心，微凉的触感让人惊喜地瞪大了双眼，掌心的温度让那片美好转瞬即逝，但又有无数的雪花纷至沓来，一片一片的美好，无数次叠加。

见证了雪的飘落，却又无比希望能够见证雪花与火花的碰撞，极与极相对但又又在天然中协调自适并无违和之感。漫天白雪中，一缕火苗燃起，随后而来的便是烟花绽放的光影，璀璨的画卷在雪中徐徐展开，漆黑的夜里，光华四溢，冬日的夜此时花团簇拥。在此刻，在雪花纷飞此刻，在火花闪耀此刻，双目轻合，十指紧握，无声的话语，赞叹了雪、火、自然、万物，跨越了未来、过去与现在，我们与古人灵魂共鸣，我们共同赞叹这世间的美好。

雪也在聆听着，雪也在歌颂着，雪也在祈祷着。